

京城闲妇 / 申力雯文集 / 短篇卷

Mrs. Mei's Mansion

梅太太的宅院

申力雯 / 作品

心静如水，人淡如菊。

「闲」中看风景，「闲」中悟深情。

她看见许多人走着，跑着，笑着，

她觉得眼前是人生的集市，是瞬间的热闹，时而又像一条空旷的、寂寞的回廊。

她在小心地数着，还有几个老人在这寂寞的回廊里走最后的路。

京城闲妇 / 申力雯文集 / 短篇卷

Mrs. Mei's Mansion

梅太太的宅院

申力雯 / 作品

心静如水，人淡如菊。

「闲」中看风景，「闲」中悟深情。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太太的宅院 / 申力雯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090-1187-4

I. ①梅… II. ①申…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36359号

书 名: 梅太太的宅院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 83908409

(010) 83908455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12千字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090-1187-4

定 价: 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CONTENTS

生命的颜色	1	紫丁香	116
大树，还是小草？	16	寂寞	122
叔叔，你为什么搬家	27	白纽扣	132
三个女医生	34	核桃树上的铃铛	138
没有盛开的迎春花	44	码头	149
外婆的小村庄	62	婚前的夜晚	160
紧闭房门的小屋	73	白布上的小屋	164
别了，往日的梦	79	木制明信片	180
葛大夫的一天	96	梅太太的宅院	184
紫红色窗帘	105	高龄小姐	200
清明雨	109	北燕和她的母亲	213

生命的颜色

紫罗兰，十字花科。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全株有灰白色短密的星状毛。茎直立……叶互生……花紫、纹、黄或白色，有香气……

——摘自《辞海》

北京的春天来得突然，走得也快，还常有刮得天地变色的风沙。

年轻的女中医夏冰，近来心里突然涌现了一种迷蒙的烦恼、惆怅的情绪，就像这令人厌烦的天气一样。

她是中华医学院医师进修班的学员。再过两天，就是《黄帝内经》的最后一节课了。这以后，在那个同样的教室，在那个熟悉了讲台上，就再也见不着她曾经不以为然，而如今却感到崇敬，以至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感情的缪耘副教授了。

她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来到人间已经有二十五个春秋，是一位成熟的、健美的大姑娘了。今天，她穿了一身合体的蓝黑色连衣裙，上身敞穿着一件洋红色的开司米薄毛衣，肉色的长袜，黑色的半高跟船鞋，一根洁白的

绸带松松地收拢着头上的秀发，黑色的瀑布倾泻在那浑圆的双肩。这一切，使她修长、匀称而苗条的身段显得更加秀丽俊逸，也更加端庄典雅。

暮色渐浓，宿舍楼像千眼巨人，不知什么时候突地睁开了第一只眼——一家的窗户亮了，接着，又一家的窗户亮了——千百只眼睛在夜空中闪烁着神秘、沉思以及人世间诸般欢乐与忧戚。通常，这正是夏冰潜心攻读的时刻，但今天当她扭亮台灯，刚拿起一本书，却又放下了。她在自己的小卧室里寻寻觅觅，终于拿起一把吉他，倚坐在单人沙发上，一边弹着，一边哼唱：

快来吧，亲爱的五月，
让树林穿上绿衣，
让我们在小河旁，
看紫罗兰开放。
我们是多么愿意
重见那紫罗兰，
白色、黄色、红色的紫罗兰呀，
你开满山冈……

她是在盼望着、期待着什么。但她理清自己的思绪，更无法与人诉说。她自己 also 感到奇怪，为什么今夜只反复把这支歌曲弹唱……

有一点是清楚的：缪耘老师的形象正像这神秘、朦胧的《黄帝内经》的第一节课。夏冰坐在教室的前排，心里正描摹着那位副教授的形象和丰采。清脆的电铃声响了，随即，一位看样子有四十多岁的男子便夹着一叠讲稿登上了讲台。他的个头并不小，身上穿一套洗得有点泛白的蓝的卡中山装，那裤脚显得特别肥大，脚下是双磨薄了底的懒汉皮鞋。再加上他那满脸胡茬，满头斑白的头发，这在夏冰看来不禁一阵诧异：怎么老师竟会是一个邋遢小老头？

“诸位都是各医院的临床医生，是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来加深自己的医学

理论修养的。当我站在讲台上，望着你们有些疲劳、却在渴望获得新知识的眼睛时，我深感自己肩负使命之重大。我生怕力不从心，唯愿竭尽全力，不辱使命。谢谢诸位医生前来听我讲课。希望大家能随时提出宝贵意见，以共同提高教学质量。”

声音洪亮，语调从容。严肃，诚挚，热情。夏冰不由地抬起头来盯视着他。呵，在那副黑框眼镜后面，倒是一双闪烁着机敏、智慧之光的眼睛。

几句开场白过后，副教授就以流利遒劲的字体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黄帝内经”。接着说：“《内经》，是中医理论的渊藪。它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健康成长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我们祖国历史上每一位著名的医学家都对《内经》下了很深的功夫，我们新一代的人民医生自然也不该忽略它……”

教室里静极了，四十多双眼睛都注视着讲台，只是偶尔能听见一两声轻微的咳嗽声。但夏冰由于自视古汉语的功底不差，课前又预习过，只一会儿，竟鬼使神差似的在笔记本上勾勒出了一幅人物素描：一位男教师站在讲台上，用教鞭指着黑板上写的“马王堆女尸”几个大字；他上身穿的是紧身港衫，下身是一条毛边牛仔裤，脚下蹬了一双白色的旅游鞋。真是奇想忽发。她觉得自己笔下的画中人比缪耘副教授洒脱英俊多了，却也不无滑稽。“嘻！”她赶忙捂住嘴，却早已笑出声来。

“让我检查一下你的笔记。”夏冰还毫无觉察，缪耘已走到她的身边，不由分说，拿起她的笔记本，略略一瞥，淡然一笑，然后不屑一顾地把笔记本放在讲台的一角……

下课的铃声终于响了，夏冰无言地走向老师。缪耘迎着她走过来，平静地说：“我对绘画实在外行。不过你让中医教师穿上现代西方嬉皮士式的服装，那是不协调的。如果还以为这叫‘中西医结合’，这叫‘改革’，那就更加错了。”说着，把笔记本轻轻地放在夏冰的课桌上，便泰然自若地走出了教室。

望着老师的背影，夏冰轻轻地咬咬嘴唇，习惯地把垂在肩上的长发猛地

一甩。

夏冰是一个不满足于课堂学习的学生。她常抽空去新华书店，打听和购买新出的医学著作，以及其他一些目前畅销的、诸如《现代绘画史》《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理想的冲突》《君主论》《风流女皇》等等书籍。

没承想，一天，当她在“医疗卫生”专栏的书架前浏览时，眼前忽然一亮——“缪耘”这个名字竟赫然跳进了她的眼帘。呵，真的，就是中华医学院这位缪耘副教授的著作，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书架的一角：《〈内经〉注释大全》《论五行学说与现代控制论》《马王堆医学诠释》……这似乎还谈不上著述丰富，但在中国，对于一个四十多岁的副教授来说，也真不容易了。夏冰凝视着这些新书，心里突然涌动着一种学习、研究它们的强烈兴趣，便把这几本书一股脑儿全都买下来了。

回到自己的单间卧室，夏冰十分利索地给自己做了一碗喷香的肉丝面。吃完这简单的晚饭，便靠坐在临窗的单人小沙发上，翻起了缪耘的著作来。这时，她倒无可置疑地是一个认真而聪明的学生了。她竟取消了晚饭后听听音乐的习惯，忘掉了时光的流逝，直到夜色包裹了一切，还在落地灯的光照下入迷地阅读着缪耘的新著。那精辟的论述，深入浅出的诠释，生动逼真的描绘，把她带到了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世界中去；与马王堆女尸有关的汉代社会生活，中国传统医学前辈们所创造的奇迹，活生生地展现在她的眼前。惊叹之余，她轻轻地合上了书本，站起来，稍微活动了一下略感僵硬的腰肢，并转身拉开了窗帘，推开了窗户……

夜深了，周围十分安静。一股清新的空气从窗外涌进来，使她感到凉爽而舒适。仰望深邃的夜空，暗蓝色的天幕上璀璨的群星正向她神秘地眨动眼睛。

春天匆匆过去了。在通往教室的甬道上，夏冰那洁白的乔其纱衬衫飘带在微风中轻轻地飘动着。她缓缓地踱着步子在心里默诵着《内经·素问》中的内容。突然，夏冰瞥见一双黑色塑料鞋，还有那双肥大的灰色裤脚正在甬道的另一头向教室走来。她的心不由得一下子紧缩起来：是大大方方向缪耘老师莞

尔致敬呢，还是坦率地就自己画的“人物素描”向他表示歉意？但她实际上已来不及想，就急匆匆地低头走进了教室，一边装作在书包里翻寻着什么，一边用目光瞥了一眼随后进入教室的老师。

“今天我们先作十五分钟的课堂练习：大家默写第六节《脏象论》中何谓脏腑的概念这一段，并请准确地点出句读。”

只用了几分钟，夏冰就准确无误地做好了课堂练习。得意之余，她不禁回头望了一下别的同学。只见他们有的在托腮皱眉，有的手里拿着笔还在冥思苦想。和夏冰同桌的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医生，正戴着花镜偷偷地翻阅《内经》，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地在书中乱找着，那样子真像是一位“可爱的外婆”。夏冰禁不住微微一笑，同时好心地悄悄提示：“《素问》，第六十页。”

缪耘在两排课桌之间缓缓地踱步，并以安详的语调说：“知识要注意巩固，课后一定要加强复习。”坐在前排的夏冰，精确地计算着缪老师走到她桌前所要的时间，当缪耘的右脚刚刚落在夏冰的桌前时，突然啪的一声，她的钢笔便不偏不倚地掉在他的塑料凉鞋上。她连忙站起来，目光中流露出歉意，一边做出要去捡钢笔的样子。缪耘已毫不在意地拾起了钢笔，并目不斜视地把它放在夏冰的课桌上。夏冰轻轻地说：“谢谢！我的课堂练习，请检查。”说着，就把笔记本递了过去。细细的柳叶眉轻轻地扬起来，就像一个等待人家夸奖的、淘气而又机灵的孩子。但是，缪耘只微微地点了点头，就走上了讲台，以浑厚的男中音说：“课堂练习就做到这里。现在开始讲新课。”

夏冰只好坐下来，默默地用嘴咬着飘到腮边的一绺黑发。期中考试的试卷发下来，夏冰得了九十九分。

夏冰微微地皱起了眉头——前前后后检查了三次，分明是一点错也没有嘛，老师为什么一定要少给一分呢？难道他还念念不忘那幅可恨的人物素描吗？！

“缪老师，我在自己的试卷里找不到一点差错，您为什么要扣我一分呢？”夏冰理直气壮地问。

“对，从整个卷面来看，你应该得一百分。不过，你自己不应忘记，第二道题的A、B、C、D四种答案的最佳选择题，你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我选择的是D，难道不是最佳选择吗？”

“不错，是最佳选择。可惜这是你用一分钱的硬币在试卷上转动，由于它正好停在D上面，你才选择了这个答案的。这说明你不是靠严肃的思考，而是用原始的、近乎占卜的方法来对待考试……扣这一分，就是提醒你要端正学习态度，认识到考试的目的主要还在于启发学生的思考能力。”

缪耘的话音刚落，夏冰便不假思索地辩解说：“老师！这不能简单地说是原始、落后的方法。因为我已经清楚地知道A、B都不是最佳答案，只是在C、D之间稍感疑惑，于是我才设想用一分钱的硬币在C、D之间去作选择。我这样做是根据高等数学中概率的原理。”

只听见缪耘毫不含糊、平静而坚定地说：“你对概率的运用太灵活了。”他不再多说，脸上也没有一丝笑容。

夏冰终于低下了头，把手里的试卷一下子塞进了衣兜里。她懊悔自己不该去查究那失掉的一分，同时也感到奇怪：这“出土文物”哪来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耐呢？

一个雪花飘舞的早晨，上课的电铃声已响过了，但缪耘的身影还未出现。这使全班学员都感到诧异茫然。但随着一阵摩托的轰鸣声由远而近地传来，紧接着缪耘便出现在教室的门前。身边有一位单臂夹着摩托手头盔的小伙子搀扶着他——夏冰只瞥了一眼，便从小伙子的脸型立即断定了他就是缪耘老师的儿子。缪耘站在讲台前，轻轻地掸掉了落在他那件老式皮猴儿上的雪花。脸上还是那安详、稳重的神色，但太苍白了，和那双眼圈发黑的眼睛正好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是那样疲惫，一双颇有神采的眼睛如今布满了血丝，刚开始讲话，就爆发了一连串难以抑制的咳嗽声，使人看着都觉得难受。终于，他只好从衣兜里拿出两片药，含在嘴里，稍停，才缓慢地说：“很抱歉，今天我身体不适，请允许我坐着讲课吧。”

这一节讲的是《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缪耘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统一，论述了人体内在环境的调养和心理卫生问题，还引用了道家学说，并涉及了西方心理学的流派，包括夏冰不无所知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不时吃力地擦着满黑板的板书，飞扬的粉笔末又引起他一阵干咳。他用手帕轻轻地擦去额头上的虚汗。沉默片刻，便又在黑板上列出了一些课外阅读的参考书。坐在前排的夏冰清楚地看见了老师的手微微地有点儿颤抖。粉笔突然断了，他扶着黑板稳定了一下自己，然后坚持写完了最后的一行字。

同学们的目光流露出对老师由衷的关切和尊敬。和夏冰同桌的那位“可爱的外婆”微张着嘴，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老师。一位中年医生给老师送上一杯开水，缪耘连忙站起来表示谢意。

其实，那天夏冰也有些发烧，她只是由于不愿缺听缪耘老师的讲课，才对发烧置之不顾。这时，她只觉得嗓子眼像冒烟一样难受。于是，她那无羁的天性竟又使她一边听课，一边在书桌底下以熟练的动作悄悄地削了一个苹果，想趁老师不注意时吃上一口。可是当她刚要吃削下来的一块苹果时，却又突然感到此情此景实在是对可敬的老师，也是对神圣的知识殿堂的亵渎。正当她这么稍一愣怔的时候，手里的苹果不期然地滚落到讲台下面去了……

缪耘苦涩地一笑：“把学生教好是作老师的心愿和快慰。看来我并没有做到。同学们精力分散，说明我的教学缺乏吸引力，我对不起诸位医生。”声音沙哑，已经不是好听的男中音了，却更加透出心中那一片诚挚与火热。

同学们对夏冰投来了谴责的目光。

当天晚上，她第一次失眠了。迷茫和惆怅像潮水般淹没了她的心。窗外飘舞着雪花。她知道冬天过去，春天就会来临。大自然每时都在更新着自己。年轻、聪明、调皮的女医生夏冰难道不也每时都在想着如何充实、完善着自身，把自己造就成现代社会的新人？她参加医师进修班就是为了汲取知识的营养，而缪老师的教学、言行却给了她更多的启示。她隐隐感受到了一种人格力量的

震动。

又一个春天来了。好像有一双神奇的巨手，在一夜之间就把北京所有的植物都染上了翠绿。在学院图书馆门前那排龙柏跟前，夏冰又和缪耘副教授不期而遇。

“您好，缪老师。”她很有礼貌地向老师致意。想到讲台前的苹果，那自作聪明的“人物素描”，还有那一分之差的争执，她失去了往日的潇洒和傲气。

但缪老师好像压根儿把这些全都忘了。夏冰听到的又是那浑厚的好听的男中音：“夏冰，你这一年来学习上进步不小呵！你的学术论文被学报编委会通过了，已决定发在下一期。不过，决不能骄傲。学习上有什么难处，可以找我。”夏冰绷紧的心弦一下子松弛下来，试探地说：“缪老师，我现在正想把您的关于《伤害论》中治黄疸要活血的那篇文章试译成日文呢！”

“你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学习，值得花时间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吗？”缪耘谦虚地说。

“不，您别客气，我听说它已经引起日本医学界的强烈关注。只是……其中有些部分的确比较费解，想译得准确就更困难了。请您在百忙中抽空指导指导好吗？”

于是，在好几次晚自习的时间，在“内经”教研室雪亮的灯光下，在堆着书刊、卡片、稿纸的三屉桌两旁，相对坐着热情好学的夏冰和学识渊博、循循善诱的缪耘。夏冰那清脆、柔和、准确的日本口语不时传到了室外，间或穿插着缪耘的讲解声。一阵阵温柔的夜风从窗外飘来，送来了春天醉人的温馨。在学习的间隙中，夏冰那双黑宝石一样的丹凤眼在灯光下闪烁着——她在思索探研缪耘老师思想生活的精神世界：这里，世界有多大，又是怎样的一种色调呢？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夏冰终于像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了缪耘副教授的小书斋。

夏冰实在没有想到，这仅有十二三平方米的小房间竟挨挨挤挤地放满了五个高架书柜。书柜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汉语的，英语和日语的；平装的、精装的、线装的；其内容以医学为主，但也不乏政治、历史乃至文学艺术方面的作品。

夏冰一边品尝着缪耘给她沏的珠茶，一边浏览着这知识、文化的海洋，真如进入群山林海之间，一片崇敬，一片迷茫。转而又想：难道除了读书、著述，老师就没有别的爱好了吗？师母呢？她为什么没有出现？她是干什么的？又有哪些爱好？

端坐在一张旧藤椅上的缪耘，用中医的眼光来看，显然属于脏腑虚弱，元气亏损；就外形而言，脸色略显苍白了一些，而脊背也过早地显露出有点微驼了。

寒暄过后，缪耘就关心地问起夏冰的学习情况以及学员们对《黄帝内经》教学课程的反应，还告诉她：对于想做点学问的人来说，一定要注意培养一种执着钻研和勇于创造的良好素质，这素质甚至比方法和手段都重要。因为只要具备这种素质，也就一定能够寻求到更好的方法与手段。越是聪明人，越应自觉培养良好素质……

副教授眼镜背后的眼睛，一直含着真诚的微笑。恳切，深沉。

夏冰一只手轻抚着茶杯，另一只手自然地放在沙发扶手上，神情专注地听着。但过了会儿，她终于打断了老师的话：“缪老师，难道除了教学，除了事业，您就不能让自己……在某种时候……也松弛一下吗？我今天本是贸然闯来，能请您好好休息一下吗？”夏冰一边说，一边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画递了过去，脸上显示出一种顽皮的神情。

画面上的主角是两只猫，一只像小老虎似的向正在仓皇逃窜的老鼠猛扑过去；另一只在灶头旁边蜷缩成一团，懒洋洋地打瞌睡。

“怎么样？我这画的可不是‘不协调’，该是‘对立的统一’吧？有张有弛，文武之道。这也是老师您常常说的。逮耗子固然是猫的天职，但要让它

永远不停地去追捕耗子，怕是最勇敢、最顽强、最伟大的猫也都做不到吧？”

“哈哈，”缪耘忍不住笑起来，“有张有弛，文武之道。谁说不是呢！你看——”缪耘把烟卷儿摁灭了扔进烟灰缸里，然后拉开写字台最底下那一格抽屉，拿了一本叫《欢欢喜喜》的薄本子杂志，又随手取出一本《拿破仑传》，颇为自得地说：“我何尝没有我的松弛、我的休息，甚至是我的娱乐和享受呢！”

“缪老师，您说来说去，也还是没离开知识、学问、读书啊。难道您除了对知识的追求，就丝毫没有别的爱好了吗？喏，这是两张电影票。为了感谢您一年来对我的帮助和指导，专诚来请您和师母今晚去看费雯·丽主演的《魂断蓝桥》。我想您和师母一定肯赏光吧？”

缪耘曾经多次看过《魂断蓝桥》。当然，那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当夏冰提到费雯·丽的时候，他脑子里仿佛闪现了一道霞光，眼前清晰地重现着影片中令人难忘的动人情景：蓝眼睛的姑娘玛拉和青年军官罗伊伴着深情忧郁的华尔兹舞曲翩翩起舞。当酒店老板宣布最后一个曲子是《一路平安》，客人们纷纷走向舞池时，酒馆的蜡烛一支一支地熄灭了……陷入往事回忆的缪耘不觉扔掉了手里的书刊，两手无力地垂在藤椅的两边，微微地低下了脑袋：“看过。不止一次地看过。几乎是只要有会，便总要和她一起去看……唉，算来已是十八年，正当她美好的年华却不幸故去了。不是‘不赏光’，是……啊，请原谅，我，不能，不能再看……”

接着是沉默，沉默，令人难堪的沉默。夏冰计算着：十八年前，那是何种岁月。

缪耘却想：为什么间或总有女学生请他看电影。诚然，夏冰是请他和“师母”同看，而看的却偏偏是《魂断蓝桥》。

夏冰如坐针毡，深悔自己过于冒昧，过于孟浪，竟无端地触动了老师最痛苦的地方。但她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缪耘面前，

她的聪明自恃，竟总是变成使她自愧的愚蠢，而她的友善及女生的温情，却也变成使他感到痛苦的刺激！惶遽中，那两张电影票在她手中变成了纸棍，然后又变成了一粒粒纸球，一颗颗地从指间掉落地上。她的脸色随之变得苍白——她曾经以硬币“占卜”，其结果竟预示她将与缪耘同看《魂断蓝桥》。她当然并不真信，却内心窃喜。果然如此，入场后，这两张票就将成为她永远珍藏的纪念品。那意义也许谁也不会了解，只有她心里明白。而今两张票碎了，失落了，就像血从心底流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她才发现桌子的上角有一张彩色照片用精美雕花的古铜色镜框镶着。照片里有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少妇。她斜依在一棵满树红叶的枫树下，身着一件乳白色的毛衣。她微笑着，笑得那样优雅，纯真，那油亮的黑发高高地束起来，把她那细长洁白的脖子衬托得更加俏丽。……不用再问，这当然就是她从未见过面的师母了。

这时，缪耘已经站了起来，重重地划燃了火柴，又点着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两口，这才缓步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那片春意盎然的白桦树林，深情地说：“费雯·丽，费雯·丽，她生前还译过费雯·丽的传记呢！《魂断蓝桥》，这是她最喜欢看的影片之一。”

夏冰看着缪耘的背影——宽厚，微驼，像冰冷的岩石。那岩石有山岚雾气缭绕。他仍在抽烟。“岩石”在缓缓移动，又说话了，像是自语，又像回答夏冰：“往事如烟，诸事缺掌。现在，我除了教学，撰著，其他都已无暇旁骛了。”说到这里，突然转过身来，眼睛发亮地说：“我现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仍仿佛是和妻子一起做的，她一直在我心中。”

这时，夏冰觉得老师仿佛不是身在一个小小的书斋里，而是漫步在无垠的绿色的原野上，用心血浇灌着人类文明、知识之花。她感受到了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她在这力量面前受到震慑并因而沉思了。

莫名的遗憾和怅惘在心头中下沉，她终于又为他感到委屈：他在埋头撰著和治学中寄托着对亡妻的怀念，他在苦行僧式的生活中求得精神的超脱和平

衡。诚然，苦中有“乐”。可是，对于给了社会这么多贡献的中年人，难道他不应该有更加多彩的生活吗？！社会不是应给予他更多的欢乐吗？那一颗充满活力的热烈的心不是在企盼中不停地追求着更充实、更丰富的生活呢？

“砰”的一声响终于打断了夏冰的冥想。房门突然被撞开了。一位穿着白色运动服、手拿网球拍的小伙子闯了进来。夏冰一眼认出，这就是上一回送缪耘带病去上课的小伙子。他似乎根本没有看到书房里的客人，进门就激动而兴奋地嚷道：

“爸爸，您真该为我高兴，教练说我的摩托车骑得很够意思了，可总骑别人的车也不方便，我就用妈妈留给我的钱买一辆摩托吧？就买‘嘉陵’，不算贵。”小伙子一口气说完这一席话，中间简直不容人插嘴；他说话的语气也不像请求、商量，而只是通知。

缪耘的脸沉下来：“妈妈生前留给你的钱应该作为纪念珍藏起来，因为它的价值不在钱本身——你应该珍惜妈妈对你的爱和期望才是。”

“我刻苦读书，考上了第一流的大学，不就是珍惜妈妈的期望吗！难道要把这笔钱放烂了，放到发霉，才算是‘珍惜’？钱不就是为了花的吗？”小伙子理直气壮的样子，这倒也有点像夏冰对缪耘扣她一分时的不服气的神态了。

“你怎么也犯了当代年轻人的时髦病，骑着凤凰自行车还非要买什么摩托！我像你这个年纪时，连自行车也没有，到图书馆都是徒步走过的。”缪耘的口气好像没有商量的余地。

可儿子还是那么执拗。他涨红了脸说：“为什么老要和过去比，就不能向前看！难道革命的目的就仅仅是为了不再吃糠咽菜吗！如果中国革命胜利三十几年之后，还只是满足于不啃窝窝头咸菜，那就太令人失望了！”

“放肆！你扯到哪儿去了？你懂得多少革命道理？！……”缪耘气得说不下去了，又点燃了一支烟，坐在那张旧藤椅上，停了一会儿，好像费了很大的劲才压住了自己的愤怒，缓缓地说：“你一定要买就买吧……现代化在你们这一代的心目中不就是时新的装备和享受吗！”

“爸爸，请您别误会。事业当然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在学习上不是已获得奖学金了吗？不过，我在准备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也愿意更多地得到生命的乐趣。何况，我们学文学的也不能光啃书本。我愿驾着摩托奔驰在田野和村庄，去接触广阔、神秘的大自然，了解复杂纷纭的人生。爸爸，当我驾着摩托奔驰在广阔的原野上时，就觉得好像有一条绚丽的青春的金色飘带在伴着我飞舞。那欢悦，您恐怕是无法体会的。爸爸，到了您这个年龄，生活的节奏缓慢了，我再想骑摩托怕也就骑不成了呢。”

夏冰默想：一个文学青年！他大概爱写诗。

缪耘一时无言，只是厌烦地向儿子挥了挥手。这时，小伙子好像才突然瞥见了坐在角落里的夏冰似的。他歉意地向夏冰点点头，转身退出了书房。

房间里突然显得异样的安静。缪耘望着爱妻的遗像，盯着她身后那一片火红的枫树林，喃喃地说：“不像话，真不像话！他妈妈知道他这样看待生活，真不知会多难受！一心想着享受，还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这样的年轻人怎能让人放心？！”

一直说不出话或未能说话的夏冰，现在要说话了。

“老师，请您不必过虑。其实，您的孩子也好，我这样比他稍长几岁的人也好，在追求生活欢乐的同时，并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的。为了国家、民族、社会的利益，必要时，我们也会毫不吝啬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我决不认为，因此必须否定个人生活享受——只要不损害别人的利益！”此刻，缪耘突然感到夏冰的面容好像比平时显得更加苍白一些，不禁关切地说：“有话慢慢说，何必这样激动呢，你不是哪里不舒服吧？”

“没什么，我习惯了这样说话。而且，前几天我倒确实去医院献血，还由此产生了一些颇有意思的感想呢！”夏冰说着，很快恢复了自持。

“你，去献血？！”

“是的，我去了。不过也不敢吹牛说自己多么自觉，只是检查合格，不愿临阵脱逃罢了。”